

历史纪实小说

【辛亥革命先驱】

楊 沧 白

Yang Cang Bai

作者◎显明

大众文艺出版社

历史纪实小说

【辛亥革命先驱】

楊 沧 白

• Yang Cang Bai

楊沧白故居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沧白 / 陈显明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80240 - 775 - 6

I. ①杨…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0295 号

书 名	杨沧白
著 者	显 明
策划编辑	胡 刚
责任编辑	范 钧
装帧设计	新图文轩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1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重庆春早 / 1

第 二 章 营救同仁 / 34

第 三 章 成立同盟 / 66

第 四 章 加入袍哥 / 85

第 五 章 永宁春潮 / 102

第 六 章 成都风云 / 144

第 七 章 广安起义 / 166

第 八 章 任教成都 / 184

第 九 章 保路先锋 / 212

第 十 章 狙击端方 / 226

第十一章 喋血警署 / 246

第十二章 重庆独立 / 281

第十三章 功成身退 / 295

丰功著千秋——后记 / 317

第一章 重庆春早

第一节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春天比往年来得早一些，虽然天地间还不时阴霾密布，冷雨潇潇，但鲜嫩的阳光，仍抚爱着一草一木，光耀着满目疮痍的土地，一切都在惊蛰，一切都在复苏。

这一天，重庆朝天门来了三个年轻人，个个英姿勃勃，潇洒自若。

为首的青年叫杨沧白，字先达，原名庶堪，刚到弱冠之年，重庆巴县木洞镇人。杨沧白个子不高，面容清瘦，他穿着一件当时少有的学生装。这种服装不用翻领，只是一条窄而低的狭领，用纽扣绾紧。衣服的正面下方，左右各缀一暗袋，左侧胸前还缀一个明袋。穿着这种服装，显得十分庄重，十分精神，十分阳光。杨沧白奉父母之命，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刚刚考取了巴县秀才，夺得榜首，一时成为重庆的名人。

跟在杨沧白后面的青年，叫朱之洪，字叔痴，已近而立之年，巴县鹿角乡人，也是巴县的秀才。朱之洪穿着传统的清代男子最常见的服饰，长袍马褂，与之搭配的是布靴和瓜皮帽。

另一个是杨沧白的挚友邹容，字蔚丹，年仅十六岁。他穿的更时髦，是当时很少见的西装革履。邹容出生于重庆巴县的一个富商家庭，也是重庆有名的才子。

今天，杨沧白、朱之洪、邹容三人，到朝天门茶馆来，是畅谈天下大事的。近段时间以来，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国内志士纷纷起来反对慈禧太后大肆屠杀革命人士，各地反对清政府的革命党组织也在暗中活动，因此，清政府加强了对反清革命党人的监控。重庆府和巴县衙门，也组织了大批军警，四处监视那些思想激进，在不同场合抨击政府的爱国青年。因

此，他们不便在公共场所谈论国事，便相邀到朝天门来，一方面观赏朝天门的景致，一方面说说在其他地方不便说的心理话。

重庆是个半岛，朝天门码头位于长江、嘉陵交汇处。朝天门最早是明朝重庆卫指挥使戴鼎修筑的。他在南宋彭大雅土城旧址之上，大兴土木，垒石筑城，一座周环连绵十余里，门有十七道的石头城，巍然屹立，拔地而起。戴鼎修筑朝天门，为的是取悦朱明皇帝。据说，因长江从此处滚滚东下，直朝大明帝都金陵，所以叫“朝天”，寓意“面朝真龙天子”，恭顺天朝，归奉朝廷。这里是迎天官、接圣旨的特定场所。

朝天门横空出世，江浪滔滔，逼空而尽，城门高耸，巍峨壮观，依山为垒，邈在天际，气势磅礴，许多骚人墨客禁不住在此引吭高歌。

杨沧白站在朝天门上方已经损毁不堪的城墙上，迎着猎猎春风，若有所思。

侍立一旁的邹容问：“庶堪兄，想些什么呢？面对万古不息的两江，是否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

杨沧白顿了顿首，指着两江合流的壮观场面，说：“你看，万里长江，气势磅礴地奔腾着。以她坚忍不拔的品格，啃咬着两岸壁立千仞的悬崖峭壁，以她一往无前的精神，义无反顾地奔向大海。她像伟岸的大丈夫，紧紧地拥抱着从北向南逶迤而来的弱女子嘉陵江。”杨沧白转身，又指着西高东低的重庆城说，“长江和嘉陵江携手前行，戮力同心，刀劈斧削，鬼斧神工般铸造了一座连绵几公里的山峦。这山峦从西往东乘势而下，形成的重庆半岛，像一只惺忪朦胧的睡狮，趴在两江之间，蓄势待发；又像一条腾空而下的青龙，长啸于朝天门码头，随时搏击浪涛，遨游大海……”

朱之洪口道：“可惜这睡狮沉醉不醒，可惜这青龙困在沙滩上，难以腾飞！”

邹容说：“别在这儿空嗟叹了，我们找个茶馆，边喝茶边摆龙门阵吧。”

朝天门的茶馆，一般设在吊脚楼上。

吊脚楼是重庆很有特色的建筑。在重庆的长江、嘉陵江边的悬崖上，到处都有用几根杉杆、或楠竹撑着的一间间木楼。或独自悬在崖上，远远望去，像是鸟笼，歪歪斜斜、晃晃荡荡，似乎风一吹就要倒下来；或者连成一排，你挤着我我靠着你，似乎只要一分手，全都要倒下来。吊脚楼不

是穿逗结构就是捆绑结构，楼梯总是吱呀吱呀叫，楼板总是闪悠闪悠地晃。几匹亮瓦把天光透进屋里，使那楼上显得既温馨又神秘。有的吊脚楼向江河一面挑出一个阳台，作为晾晒衣物、休息的场所，但那阳台不仅窄小，而且极不安全。

经济条件好的，一家住一幢，楼下作厨房、猪圈之类，平街一层作门面，卖点日用百货、油盐酱醋、糖果糕点，楼上则作卧室。如果是几家人住一幢，一家人往往只能有几个或十几个平方米的房间，安了张床后，就再也没有可以转身的地方了。一般吊脚楼的一面，都靠岩壁，阴暗、潮湿。吊脚楼都没有厕所，也没有厨房。简陋的吊脚楼是千百年来重庆人在贫困的经济条件下，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修建的栖身之处，最能体现重庆人的顽强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杨沧白等三人进了一家叫鸟鸣筑的茶馆。这家茶馆的吊脚楼，建在悬崖上，凌空突兀在长江边上。茶室外边，都有可供客人凭栏观江景的走廊。茶馆既可喝茶，也可饮酒。

茶馆店主见是杨沧白等熟客，很热情地将他们引进一间僻静的房间。

杨沧白笑着对店主说：“徐老板，你这茶馆呀，少一副对联，我们给你写一副对联，替你的茶馆张扬张扬，你就免了我们的茶钱如何？”店主知道眼前的青年是刚刚考取的秀才，十分高兴，说：“要得！安逸！”于是，杨沧白出上联：“两头失路穿心店。叔痴兄，你来对下联。对不上，罚酒。”

朱之洪想了一阵，竟无法对上，只好认罚。

邹容走出房间，来到走廊上，只见那江边悬崖上，几根杉杆支撑着一间木楼。微风吹来，头脑清醒，一句佳联随口而出：“三面临江吊脚楼。”

“好对句！”杨沧白赞赏道。

“店主，拿笔墨纸砚来，请我们巴县的第一名秀才给你书写出来！”邹容叫道。

杨沧白写好对联，茶馆店主拿走后，三人开始闲聊。开始，他们闲聊慈禧太后奢侈、糜烂的生活。

邹容十分气愤地问：“先达兄，叔痴兄，你们知道否，慈禧太后做一个生日，花了多少民脂民膏？”

“多少？蔚丹老弟，你说来听听？”朱之洪是个大喉咙，吼声贯耳。

邹容说：“慈禧太后为显示‘圣寿’的隆重豪华，下令从西华门到颐和园的数十里路上，用彩绸搭建六十多处彩棚、戏台、牌楼、经坛和各种楼阁等，全国上下准备近两年时间，搞了一个月的庆典，花费国库 540 多万两白银！”

杨沧白慨叹道：“真是闻所未闻啊！”

邹容接着揭露说：“就在筹备庆典的同时，战局开始恶化，为应付军费开支，户部刚刚向国外银行借贷。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屡屡告急，而慈禧却为自己的生日庆典大肆挥霍，朝中部分官员产生不满情绪，他们纷纷上书，呼吁停止庆典工程，将祝寿费移作军费。慈禧闻之大怒，训斥众臣：‘十几年里我何尝睡过囫囵觉，这才换得个同治中兴！这不是为了江山社稷又是为了什么？就说这万寿庆典吧，知道的人说我该享享福了，不知道的骂我穷奢极欲！谁个知道？我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慈禧奢侈、糜烂之风，令人发指！此妇不除，鲁难未已！”

杨沧白发现窗外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影闪过，忙制止道：“蔚丹贤弟，小声为妙！”

年轻气盛的邹容，行动敏捷，手轻轻一按桌子，就身轻如燕，从窗口跳出去，寻找那个人影。但走廊上，只有白花花的一片阳光。

邹容回到房间：“鹰犬已经逃走了！可恶！连个清静说话的地方也没有！”

朱之洪说：“别怕！老佛爷敢倒行逆施，还不准我们鞭挞评说？”

茶馆是人们交流感情、传递消息、发表意见的地方。在茶馆里讨论政治是要冒风险的。茶客们的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散布谣言。警察和政府可以以任何借口对参与者进行指控，一些还因此遭牢狱之灾。警察经常派便衣到茶馆偷听，那些敢于在公共场所尖锐批评政府的人，成为他们打击的主要目标。

杨沧白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广庭大众之下，抨击老佛爷，被人窃听了，是会遇到麻烦的。我们还是换换话题吧。”

于是，他们又谈起了戊戌变法，谈起了康有为。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邹容说。“我认为：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

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朽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年少气盛，说得斩钉截铁，慷慨激昂。

杨沧白听了邹容悲愤激越的呼号，赞叹道：“蔚丹兄，你的宏论，震古烁今，令人振聋发聩！现在的满清政府，只听好话、不听规谏，只知敛财纳贿、不管百姓死活，大小官吏因循苟且，谄上欺下，目无法度，颠倒是非，朝纲不振，效率低下，百务废弛，甚至玩弄权柄。其横者毛鸷横噬，其贪者溪壑不盈，其谲者巧诈售欺，其懦者昏聩败事……不一而足！当前，满清政府的政治局面已经失控，军事、政治、财政权力逐渐外转下移，中央权威日益缩减，清王朝正一步步走向衰败覆亡的不归路！因此，蔚丹兄疾呼的革命，正当其时！”

朱之洪说：“两位老弟说得极是！满清政府的官僚政治，赋予地方官独揽行政、司法、财政等各方面的大权。由于地方官直接临民，其权力具有广泛而又实际的内容，且极易实现。贪官污吏滥用这种权力，使之成为他们结党营私和鱼肉百姓的工具。各级地方官通过贿赂等方法，依附其上级长官，直到朝中权臣，逐级形成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内部盘根错节，官官相护，以致贪官污吏有恃无恐。而且，传统的科举制度亦带来了裙带之风，如‘同学同乡同进士’这句诗就是清代社交场的真实写照。每一个官吏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裙带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腐俱腐。体制性腐败在整个社会肌体中蔓延，由此，最高统治者反贪势必投鼠忌器，处处掣肘。即使有监察制度，也是官僚政体的组成部分，其设置与职权受到帝王或权臣宠宦的制约，很容易被腐朽的政治体制所裹挟而一起腐败。因此，满清政府这种体制永远无法从内部自新，只能走向灭亡……”

邹容喝了一口茶，从怀中掏出一叠信纸，说：“我写了一篇《革命歌》，请两位仁兄指正。”

朱之洪手快，一把抓过，便吟哦起来：

人生苦，人生苦，一刻死期无处躲；脚直身枯查奈何？听我唱这革命歌。

纪上从无百年寿，到底皮囊须烂臭；金钱田宅归何许？贵爵高官难带去……

……人生苦，人生苦，一到死期无处躲；脚直身直可奈何，听我唱这革命歌。

杨沧白听罢邹容的《革命歌》，深受感动，说：“好诗！好诗啊！揭露清廷腐败，鞭辟入里、力透纸背；状摹社会百态，如泣如歌，栩栩如生；提出革故鼎新措施，高屋建瓴，条分缕析！蔚丹贤弟，你年仅十六岁，就写出这样的好诗，为兄的年长你四岁，只能写些愤懑消遣之作，即使臧否时政之作，也是隔靴搔痒，难中肯綮！自愧弗如啊！”

朱之洪建议道：“蔚丹老弟，你这首《革命歌》，具有很强烈的鼓动性，值得愚昧落后的民众传诵。我和杨道南、梅际郇是好朋友，我把这首诗推荐给他们，在他们创办的《渝报》或者《蜀学报》刊发如何？”

杨沧白说：“不可，不可！满清政府千方百计钳制舆论，满清鹰犬到处缉拿革命党人，现在发表这首诗，太冒险了！蔚丹贤弟意下如何？”

邹容赞同杨沧白处事的冷静，看问题的准确：“我主张革命，但不主张做无谓的牺牲。我打算到日本去留学，到了日本，再寻求发表吧，那样安全一些。”

第二节

一百多年前，重庆城的中心，在朝天门、望龙门、储奇门一带，俗称下半城。上半城的大梁子与会仙桥一带，还不繁华。这儿还有一条断断续续、汤汤流水的小溪，从南往北潺潺作响，注入嘉陵江。小溪旁，不规则的街道两边，多为豪商巨贾们的公馆园林院落，散布着一些小竹楼，四合院，大庄园，还有训练清兵的较场口等。

在一条很短很窄的木牌坊街道里，有一座不太宽大的四合院，里面住着巴县保甲局（后来改为警备局）会办张绍芝。保甲局除设督办外，下设会办、襄办、提调、文案、审案、支应、稽查等职官，会办是除了保甲局的第一把手督办之外的负责人，实际权力是执掌全县的警政事务，因此，张绍芝权力很大。

张绍芝和杨沧白，都是巴县木洞镇人，两人还是街坊邻居。张绍芝的

父亲张经章，是巴县有名的举人。他的儿子张绍芝，在李鸿章创办的天津讲武学堂毕业后，两年前，被调到重庆兵备道黎庶昌手下当了一名协参领，任职管带官（相当于营指挥官）。张举人常常以儿子当上清军军官为荣。

张绍芝认为当军官太辛苦，发不了财。张绍芝有个远房伯父，叫张铎，在巴县衙门当主簿，便介绍侄儿到巴县保甲局担任了会办。张绍芝掌管一县警务后，死心塌地为清廷效命，大肆搜刮钱财，鱼肉乡里，欺压百姓。

今天张绍芝休假，正在书房挥毫临帖。站在旁边看他习字的，是他的妹妹张琴芝。

张琴芝，如古话本小说说的那样，只有二九芳龄，却出落成远近闻名的美人儿。她一双大眼睛，水汪汪地能将任何男子汉的五脏六腑照个透透彻彻，长长的眼睫毛一忽一闪间，将人世间的炎凉冷暖消融得干干净净；两脉柳叶眉，轻盈盈地描着，似乎轻轻一抹，它就会消失干净，使你不忍去触摸它；一张圆脸没有什么特色，但是无论你是男是女，看到了就不会移开目光，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去光顾，都会撩得你心尖尖儿颤颤，尤其是那对一笑就荡起风情万种的笑靥，鲜亮极了，丰富极了，不时将她那种摄人心魄的魅力宣泄得淋漓尽致。那该隆起的地方决不羞羞涩涩，该收束的地方决不躲躲藏藏的身姿儿，有翠竹般清爽，春柳般柔和，粉荷般艳丽。那弹珠吐玉的细巧巧的嘴儿，该甜时腻人，该辣时呛人。

“哥，别写了，陪我到下半城静轩绸庄买段绸料，叫嫂子给我做件旗袍！”张琴芝颐指气使，拖下哥哥手中的毛笔，推着他往外走。

张绍芝刮了一下妹妹的鼻子，“鬼丫头，到静轩绸庄买绸缎是假，去看杨沧白是真吧？我告诉过你多次，爸爸妈妈叫你来重庆，是让你好好读书的，不是追着杨沧白到重庆来谈情说爱的！再说，杨沧白已经讨了老婆了，你还那么死心塌地想着他，岂不自讨苦吃！”

“哥，你说到哪儿去了！嫂子说了嘛，要给我做件旗袍！你去不去？不去我自个儿走了。”

张绍芝不放心妹妹一人出门，担心她又去找杨沧白，听杨沧白的鼓动，去参加一些青年学生的集会。他只得说：“好，我去，我去。”

两兄妹正要出门，保甲局的警察李大昆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我和二

狗跟踪杨沧白等人，到了朝天门一家茶馆，听到他们在那儿咒骂老佛爷，还说许多想造反生事的话……”

张绍芝精神为之一振，“你们真听清楚了？”

“我们拿性命担保，千真万确！”

“好啊！杨沧白露出的狐狸尾巴，终于被我抓住了！走，抓他们到保甲局，叫他们尝尝过大堂的滋味！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崽崽！”张绍芝说着，就往外走。

张琴芝拉住哥哥，指着李大昆骂道：“你们两个狗腿子！整天不干正事，就知道盯学生的梢，讨主子欢心，得赏钱！你说杨沧白咒骂老佛爷，有什么证据？口说无凭！”

“这个，这个，小姐，我们当公差的，在你哥哥锅里舀饭吃，哪敢说半点假话。”

“前次你说，沧白哥在《渝报》上写文章，说保甲局警察吃红掌黑，你们要去抓他，后来不是查明，那文章不是沧白哥写的么？你狗嘴里还能长出象牙？”张琴芝不依不饶。

“琴芝！你少管我们的事！”张绍芝阻止道。

“哥，沧白哥哪点得罪了你，你处处和他作对？即使他们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那也是说说而已，你就把他往死里整？”

张绍芝动怒了，斥责道：“妹妹，你知道杨沧白在洋学堂不好好读书，整天讲一些维新啊，自由民主啊什么的，不是想造反么？你应该知道，康有为等一批维新人士，怂恿光绪帝，搞什么变法，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呢，最近老佛爷，在京城菜市口，不是砍了六个人的头么？像杨沧白那样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浅薄无知的纨绔子弟，不走正道的败家子，迟早也会走向断头路的！你一个女孩子，经常和一个已经讨了老婆的男人来往，成何体统！要是爹妈知道了，不把你赶出张家才怪！”

张琴芝被哥哥严厉申斥镇住了，不再说话。

张绍芝带着李大昆，急匆匆出了门。张琴芝跟在后面，被张绍芝发现，叫家丁将张琴芝拖回屋，“把小姐给我关起来，没有我发话，不准放她出来！”

张琴芝被哥哥关在屋里，无论她怎么喊叫，家丁也不敢放她出来。她盯着窗外那棵巨大的黄葛树，看着树枝上不断翻飞的鸟儿，心思却系在杨

沧白的身上。她既担心哥哥把杨沧白抓进监狱，更忘不了她和杨沧白那段难忘的情感。一年前那段痛彻肺腑的往事，又盘桓在心头，挥之不去，还隐隐作痛。

张琴芝和杨沧白，真正算得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从重庆朝天门，摇一叶扁舟，踩花摘浪，行船六七个小时，坐机动船，乘风破浪，只需三四个小时，飘逸出具有小三峡之称的铜锣峡，绕过如诗如画的广阳坝，就到了号称川东大码头、张琴芝和杨沧白的老家木洞镇了。

木洞镇是千年古镇，它软软地依偎着长江。长江在铜锣峡被两山拦腰搂抱了一下，身子软绵绵地难受，一出峡口，蓄势狠狠地把真武山咬了一口，然后向北轻轻地转了个弯儿，身子团了一下，又蓄势向下冲去。这样就在木洞镇旁形成了一个五六千亩的水沱。沱面呈月牙状，春夏两季，月儿沉入江中，荡在波上，煞是动人，人们便叫它苏家浩。苏家浩边，一坡长略三百级的油光可鉴的大青石板铺成的石梯坎，从江边犬牙交错的礁石处爬上去，远远看去既累人又壮观。石梯坎两边，被江水长年累月冲刷到的地方，歪歪斜斜地吊着一些用楠竹、松木棒子捆绑而成的吊脚楼。越过吊脚楼，街道陡然一变。一条由整齐划一的巨大青石板铺成的宽达三丈的街道，像巨蟒般盘旋在江边。沿街两侧，散布着一幢幢深宅大院，一律是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这些神韵各具特色、造型多姿多彩的古朴大院里，大都生活着清朝中期的达官贵人的后人。

穿过架在街道上方的雕梁画栋的狮子楼，拐过镏金溢彩的文昌宫，往南行一里路左右，有一栋古朴庄重的大院。这便是杨沧白的老家杨家大院。杨家大院是木洞商人杨辉之的宅第。它的建筑不算豪华，但是一幢设计独具匠心的古宅。位于木洞镇通往丰盛古镇的通衢大道边。

杨沧白的父亲杨辉之，在木洞经营着木洞蜜枣、木洞榨菜等木洞特产。杨辉之做生意，重承诺，守信用，不出售劣质商品，不欺老瞒小，在木洞商界口碑很好。因此，他的鑫盛商铺，生意兴隆。特别是经营的木洞蜜枣和木洞榨菜，不仅在重庆保持着销量第一的纪录，还通过船舶，长途贩运，远销万县、宜昌、武汉等地。

少年杨沧白天资聪慧，少有大志，从能识文断句开始，他在读古文经典之余，就开始阅读父亲订阅的报刊，通过这些报刊，他了解到，孙中山

先生，创建了革命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于是，杨沧白厌恶跟着私塾老师学习那些僵化腐朽的三纲五常，那些桎梏心灵的八股，那些陈词滥调的古文……

杨沧白的父母见儿子沉溺于维新而不能自拔，便想，如果儿子结了婚，让他妻子牵扯到他，或许能扭转这种局面。于是，杨辉之紧锣密鼓地张罗起儿子的婚事。父母选择儿媳的首选对象，自然是邻居张举人家的姑娘张琴芝。

在杨家院子旁边，便是清末举人、张琴芝的父亲张经章的豪宅。

邻居张举人家的女儿张琴芝，从小和杨沧白一起长大，耳鬓厮磨，情深意笃。这姑娘也长得漂亮，杨沧白的父母杨辉之和妻子蒋冰如，都喜欢这个姑娘。

杨辉之托媒婆刘嫂去张举人家提亲。

刘嫂说明了来意后，张举人拈拈短短的胡须，沉吟不语。

张经章家，是木洞镇首户人家。张经章不仅仅是举人出身，政治上有地位，不说当地的豪绅名士经常进出他家门，就是巴县衙门的知事等也是他的座上宾。还因为他家经营的生意庞大，单是行走于川江上的船运业，就日进斗金，富得流油。

刘嫂再次将杨沧白夸奖了一番：“杨家公子，绝顶聪明，学有所成，是成大器的人才。他又接受了新式教育，主张夫妻平等，如果张老爷将千金许配给他，不说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至少夫唱妇随，一团和气，就能兴家立业呢。”

张经章说：“我们张家，世代都以考取功名安身立命，我经章虽说仅仅是个举人，但在我们巴县，乃至重庆府，还算有名望、有地位的大户人家。我的儿子，琴芝的哥哥，武学堂毕业，也可以算武举人出身吧，在重庆兵备道当差，大小也算个军官吧？”

刘嫂说：“那是，那是。不过，杨沧白也考取了巴县第一名秀才，沧白那孩子肯定有出息，光宗耀祖也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事。”

张经章哼了一声：“杨沧白？不好好念四书五经，不好好考取功名，上洋学堂，还整天将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主张挂在嘴上，这是要杀头的！我将琴芝许配给他，能放心么？”张举人是个顽固不化的封建卫道士，他竭力反对戊戌变法。

刘嫂说：“张老爷，这正是杨家少爷过人之处啊！上洋学堂，说明他有上进心，想学真本事，说不定以后能出人头地呢。”

张太太说：“刘大嫂呀，你那张嘴呀，天上的麻雀你也能哄下来！你别说了！杨辉之呀，错就错在他太惯侍自己的儿子了！自己的儿子是块什么料？是龙种？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我们还不清楚？他人长得像黄荆棍，一阵风都把他吹得倒！从小又落下病痛！但杨老爷把他当宝贝，把镇上的店铺卖了，倾家荡产，供儿子上洋学堂，不是败家子么？我家琴芝嫁给他，天天陪他念几句洋文，说说今天变法，明天革新的事，不饿死我家姑娘才怪呢！”

三人正谈着，躲在屏风后面偷听父母和媒婆谈话的女儿张琴芝大方地出来了。她很知礼地给刘嫂倒了茶，然后对父亲说：“爸，你对沧白哥有误解。”

张经章一愣，“什么误解？我们是街坊邻居，从小看到他长大，他那德性，我还不了解？他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杆秤！琴芝，父母亲谈事，你别插嘴，快进你的房屋去！”

张琴芝是张经章姨太太生的唯一女儿，姨太太又特别受到张经章的宠爱，因此，这个女儿也从小被父母娇惯，在外面做事大大咧咧，风风火火，像个假小子，在家里，也骄横无比。她把头一昂，“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爸，你把沧白哥说得一无是处！沧白哥是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决不是你说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浅薄无知的纨绔子弟，不走正道的败家子！我听说，他在重庆读书，深得王闿运、吕翼文两位大师的器重！吕翼文大师还赞扬他是神童！他的学识，现在恐怕连爸爸你也赶不上了呢！”

张经章皱了皱眉头，说：“好，好，你说他是神童，就是神童，行了吧？但当今社会，不需要神童，需要中规中矩的、循规蹈矩的好儿郎！”

张经章的大太太平时就埋怨丈夫太偏爱这个疯丫头，帮腔说：“琴芝，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一个后生，不太好吧？你少说两句，别惹你爸生气。”

张琴芝撇撇嘴，“你们说我的婚姻大事呢，我就是要说！你们不就是嫌沧白哥家穷吗？西方人提倡，国内也有开明父母主张，婚姻大事，要征求儿女的意见，不能完全只听父母的！爸，你还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还抱着几千年的陈规陋习不放！再说，夫妻之间，只要互相尊重，相亲相爱，

平等共事，就行了！”

张经章恼怒了！在这个家庭，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就是圣旨，还没有人，包括他的太太和姨太太，反对过。今天女儿当着刘嫂的面，竟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太扫自己的面子了！如果刘嫂传出去，不说张家出了个野蛮丫头，单单说张举人家无家教，就丢大了面子！于是他放下道貌岸然的架子，掌了张琴芝一耳光，“你太放肆了！滚！”

张琴芝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你们不就是嫌沧白哥家穷么？嫌贫爱富，不考虑女儿的一生幸福，你们也太自私了！”

张太太见状，赶紧拉着女儿回到里屋去了。刘嫂见这场面太尴尬，只得告退了。

刘嫂回到杨家复命，将张举人夫妇的话原汁原味禀报给杨辉之，杨辉之听后，十分生气：“这张经章，也太看不起人了！我不相信，我家沧白竟是他说的不肖子孙！我倒要找个好儿媳给他张经章看看。”

杨沧白从心里讲，是喜欢性格豪爽，举止大方，聪明伶俐的张琴芝的，加上青梅竹马，耳鬓厮磨，情同兄妹间的感情又有一定基础，他愿意和张琴芝恩恩爱爱，生活到白头偕老。但遭到张琴芝父母的拒婚后，杨沧白很苦恼。但他不愿意表露出来，反而劝父母：“顺其自然吧。你们要相信儿子，会给你们找到好儿媳的。”

杨辉之继续替儿子求婚。托人到重庆弹子石开晒场的詹葆珊家说媒。詹家也是读书世家，他的女儿詹淑则，是个知书识礼的好女孩，面容秀气，身材娇好，举止端庄。杨辉之夫妇见到詹淑则，非常满意，让杨沧白和詹淑则相见。杨沧白心里丢不下张琴芝，不愿意去相亲。但父母一再劝说，杨沧白是个孝顺儿子，不好一而再再而三忤逆父母之命，只得同意了。

杨沧白偷偷将父母给他相亲的事，告诉了张琴芝，张琴芝马上给他写了一封情意绵绵又痛苦万状的信：

张琴芝在信上说：

……沧白，我的父母活生生地斩断了我们的联系，无情地把我们分开，今后，我们再也不能互相关照，互相体贴，共同营造家的温暖了，再也不享受到你的照顾，你的眷恋了，我该怎么办？你快告诉我呀！过去，无论是碰到学习上的困难，还是人生中的难题，我都依偎在你的身边，听你那口若悬河般的谈吐为我

解惑答疑，用你那条分缕析的综合比较，为我找到正确答案。沧白，你听到我的诉说吗，你了解此时我泪已干、心欲碎的心情吗，你知道我在这夜色美好、悲情难诉的时刻还在一声声地呼唤着你吗，杜鹃啼血，化蝶纷飞，正是我今日此时的写照啊！

啊，对那梦幻般的、令人陶醉时刻的永恒的回忆，你永远、永远也无法从我心中抹掉；只要你的身影在我心刻下痕迹，只要那激动的心向我传来感情和使我产生遐想，你就会使我这一生即使稍纵即逝我也感到是最大的幸福！

唉，过去我表面上显得很宁静，但我早已屈服于你的意志，不再对我的命运发出悲鸣，因为我将来的命运已经完全交给你安排了，我的人生价值就是你的爱的凝结，我的理想追求就是你的幸福的酿造！我强行抑制心中狂热的想象力，不想让它发展到难以控制，我不敢充分表现自己的欲望，我尽量使自己的心知道满足，而不敢有新的奢求。然而，我一见到你，你爽朗的笑声使我的心就跳动不已，你温柔的声音使我更加激动，我纯朴的心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比你的一切更令我感到甜蜜的了。

你还记得我们在私塾后面那片小林子的第一次相会么？那片葱葱郁郁的小林子，你搀扶着我说：那一丛丛和你的笑脸比试着谁更灿烂的郁金香，那一朵朵羞于你的绵绵深情的康乃馨，还有你的撒娇，你的嗔怒，你的风情万种的假意拒绝与真诚祈求，都使我沧白心灵源源不断地产生向艰难困苦挑战的活力……我心怦怦直跳，听着你继续倾诉，你说：当你走近我，即使你没有说话，没有闪亮你那双灼灼光华的大眼睛，即使你那玫瑰色的嘴唇，没有在我的嘴唇上使劲亲吻，我都紧紧地抑着我的身子，我在那一瞬间，竟如同进入了仙境……不，天上的圣火，也不能使我在这一瞬间全身的炽热燃烧得这么旺盛，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这令人心醉神迷的接触中紧张起来了……沧白，你真坏啊，我明明知道是你在挑逗我，是你在诱使我去偷吃人生禁果，但我却宁愿上当，我是上了幸福的当，我是被甜蜜勾了魂儿了。我终于抑制不住自己，我们紧紧地搂抱着，没有蓝天白云的悠闲，没有虫鸣声声的宁静，没有清风习习的清香，只有你火热的心，只有